

# 两段难忘的经历

□ 黄安良

人们常把部队比喻为“大熔炉”“大学校”，不少人颇为好奇：说她是大熔炉，那究竟能锻炼出人的哪些良好行为？说她是大学校，那又能培养出人的什么优秀品质？我想说说自己两段亲身经历，或许能帮你悟出其中之道，明白其中之理，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。

第一段经历是当兵第二年的事。我所在是一支驻守舟山群岛的海防部队，濒临公海直面台湾扼守沪杭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，我部在苦练精兵准备打仗的同时，加强了国防工程的施工，高强度的训练和繁重的施工使得官兵们的体力消耗很大。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同志是我部老政委，出于对官兵们的关爱，于1979年初批示，将位于钱塘江畔萧山县(今杭州市萧山区)区域内的一片约2000亩沿江滩涂临时划给我部用于新建一个农场，以增加粮食和鱼肉蛋禽等副食品的保障。几个月后我营便奉命开赴那里，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平整土地、开挖沟渠、疏通水系、垒堤建闸等前期基础性工程。记得那年7月烈日当空酷暑难耐，驻地周边杂草丛生，蚊子满天飞、老鼠遍地跑，加之饮水又苦又涩，自然环境十分艰苦。作为报道员的我则更加辛苦，白天随官兵手挖肩挑一起劳动，并从中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，已是腰酸背痛筋骨难架，而到了夜晚则更加难熬，新闻稿件注重时效，唯有挑灯夜战。夜幕降临之时，劳累了一天的官兵洗漱完毕，美美地坐在二楼走廊的小马扎上看着电视。我则一个人紧闭门窗并用厚厚的军用雨衣当窗帘(用来遮挡灯光以防外射，影响窗外战友

的观看放果)，光着上身并事先准备好井水、毛巾放入床下用以降温 and 擦身，钻进蚊帐斟词酌句、认真推敲，并以最快的速度形成稿件(或整理好相关素材备用)，以便赶上次日一早发往新闻单位。这样的场景不是隔三差五，更不是偶尔为之，而是几乎每天。那段时日我是又黑又瘦疲惫不堪，而且是在无硬性规定(比如每月要发稿用稿多少篇)又无人监督情况下，不舍弃不放弃，不言苦不喊累，在艰苦环境中磨炼自己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在这半年时间里共有10多篇新闻稿分别被《解放军报》《人民前线》《浙江日报》及浙江电台等省级以上新闻单位采用，也正是由于这些，年终我个人荣立了三等功，并为两年后报考军区新闻班创造了必备条件。

第二段经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。当时与个人前途命运密切相关的两项重大改革，引发全军数百万官兵高度关注。一项是不再从士兵中直接提干，基层军官全部改由从军队院校毕业学员中任命；另一项是从严控入党人数，一般控制在兵员总数的20%以内。我是1978年3月入伍的，此时刚好是当兵的第三个年头，当过兵的人都知道，这时段算是入党、提干的关键期。对我这个已是入党培养对象和干部苗子(师政治部已派员来邮做了外调)，又是从农村入伍的人来说，失落和打击是可想而知的。然而，得益于部队日常的思想教育和润物无声的政治氛围，此时政治上的清醒与信念上的坚定使我很快转过弯来。两项改革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，有利于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新党员的质量，咱大头兵一个，想那么多干啥？静下心来多

写几篇新闻稿才是正事。即使在部队入不了党、提不了干，将来回地方凭借这一技之长，到新闻单位应聘个记者、编辑什么的也好。

说来也巧，第二年初(也就是当兵的第四个年头)我顺利地加入了党组织，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，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一半。谁知到了年底又有好消息传来，原南京军区面对新闻人才青黄不接、后继乏人的实际，报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，决定在全区报道骨干中择优选拔30名战士学员，经半年时间的专业培训、部队实习，考核合格者提干后充实新闻干部队伍。时任团宣传股长的顾建新把这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我，再三叮嘱抓住机遇，认真准备力争考上。他还把我从营报道组调至宣传股，并安排了单人房间供学习休息。至此算是进入了复习备考状态，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，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与压力。虽说是复习迎考，但属于单独设考、录取，不同于全军的统考，既没有复习大纲又没有重点范围更无人辅导，看什么书做哪些题全凭个人感觉和兴趣。在这样的情况下严格自律就显得非常重要了。记得刚开始那个把月还很自觉，起床复习休息按时按点，时间一长便有点单调乏味，渐渐松散下来。此时，“严格自律”四个字给我敲响了警钟。作为一名战士，应该时刻严于律己。我一改前几天松散状态，自觉坚持按时作息，即便有时因要完成当日复习计划熬夜了，次日军号一响定按时起床。大院内每周两次放映露天电影，是官兵们难得的娱乐项目。我克制自己，独自一人坐在桌前心无旁骛认真复习，从未观看。就这样熬到7月底，我走进考场并顺利过关，从而在人生旅途迈上一个新起点。

这两段经历至今已40余年，回想起来依然心存感激。若不是军营生活的历练，一名普通的社会青年是难以做到的，所以年轻人去当兵肯定是个无悔的选择。

## 人之初

□ 陈红梅

璃上。小侄孙女看到了，喊着：“小蝴蝶，你好啊！我们做好朋友吧。”奶奶喂她早饭，她要给小蝴蝶吃，奶奶说：“小蝴蝶吃过早饭了，要不然它奶奶不许它出来玩的。马上我们吃好东西的时候分一点给它，好吗？”她说：“好吧。”

傍晚的时候，我去跟她玩，她指着凳子上两颗饼干粒，对我说：“这是我留给小蝴蝶吃的。”

凳子一歪，两颗小饼干粒掉在了地上，一会儿，跑来了一群蚂蚁。我说：“蚂蚁来吃饼干了。”她急了：“不行，小饼干是给小蝴蝶吃的。”我帮她把小饼干用奋斗扫起来，放在高处，告诉她：“现在蚂蚁吃不到了，我们留给小蝴蝶吃。”她才放心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奋斗里两颗小饼干粒没有了，她问我：“小饼干呢？”我说：“被小蝴蝶吃了。”她说：“噢，我今天还要给它留好吃的。”

三

星星跟奶奶去超市买菜，看到超市里有拖鞋，对奶奶说：“我们买双拖鞋吧。”奶奶说：“干嘛买拖鞋啊？”“我爷爷的拖鞋坏了，给爷爷买。”“不给他买，让他自己来买。”奶奶故意逗她，爷爷的拖鞋确实是坏了。“不要，我就要给爷爷买。”奶奶拗不过她。

她抱着拖鞋，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

## 那些吆喝声

□ 葛国顺

常听到的吆喝声，摊子前围着前来磨剪刀铲菜刀的人。师傅麻利地将剪刀或菜刀在磨刀石上正反、左右、上下挥动，一把钝口的刀行走在磨刀石上，刀刃慢慢变得锋利起来。围观的人们叽叽喳喳，脸上露出几分赞许。

“收废品，收废品了！”我连忙推开窗户，只见一男士骑着破旧的三轮车，拖着悠长的声音，看得出来是那么熟练和吃力。我连忙叫住他，将家中早已整理好的书报和杂物卖出去。称重、算钱，结算，他是那么干练和娴熟，再看看他那一双布满老茧的手，可以看出他的艰辛。我有种莫名的感动。

## 露天电影

□ 韦志宝

周末晚上，小区东门外广场放电影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露天电影了，因而兴致很高，从家中扛了一把椅子，早早地赶来。我不是为了看那几部影片，只是想找回儿时的感觉。

露天电影的好，好在没有固定位置，你尽管随意坐、随便走动、随时离开。那晚，好多人坐在自备的椅子或折叠式的小凳子上，专心致志地观看，伴随着电影里的情节，不时地爆发出阵阵欢笑声。少数人借助于广场的台阶依次而坐，时而抽抽烟、喝喝茶，悠然自在。广场的北面还站着一群人，以带孩子为主，之所以选择在这里，是因为来去方便，说走就走，不影响到他人；他们身边的四五个小孩急切地借助放电影的机会，尽情地玩耍，嬉闹声不绝于耳。再看看放电影的设备日趋先进，光盘代替了胶片放映机，电网电源更加稳定可靠。此情此景，不可与童年时的露天电影同日而语。

一阵阵凉风吹来，轻轻拂过我的脸颊，惬意至极，不知不觉地躺在椅子上睡着了。梦见自己不顾父母的阻拦，带着小板凳，也不问天黑、风高、路窄，和哥哥姐姐们气喘吁吁地一起奔向大队部。清一色的板凳已经一字排开，因为观众较多，银幕前面占满了位置，我们只能挤到银幕背面的场地。开始放映了，发电的马达“哒、哒、哒……”的声音甚是好听，电影胶片盘子转动的“嗞、嗞、嗞……”声不绝于耳。下午帮生产队拾麦穗带来的疲倦感一扫而光，我们开开心心地从口袋里掏出用细线穿成的一两串煮熟的蚕豆，边吃边聊边看，时不时地争论影片里的“这个是好人，那个是坏人”……不知过了多久，没了马达声，剧终。大家意犹未尽，很不情愿地离场。

夜晚静悄悄的，我从梦中惊醒，不再有儿时的露天电影。

——

早上，我临时照看三岁不到的小侄孙女星星。她骑着扭扭车飞奔，不小心碰到我的右脚跟，蹭破了一大块皮，那一刻真有点痛。我故意小题大做，“哎呦，哎呦”，装作要哭的样子。她忙问我怎么了，我把破了皮的脚跟给她看：“你看，皮都破了，要流血了，好疼啊！”她突然紧张起来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我要打电话给我奶奶。”我问她：“打电话给奶奶干嘛啊，你奶奶电话还在家里呢！”“哇……”她急得哭起来了。我赶忙哄她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我弄点碘酒擦一下，就好了。”

前两天她玩滑板车，不小心摔倒，左膀子擦破了点皮，奶奶给她涂过碘酒。她听说我要擦碘酒，连忙带我去找。她的记性真不错，碘酒放在楼梯道的盥洗处。

这事其实就过去了。

下午，她玩得好好的，见到我突然问：“皮呢？”我先是一愣，反问她：“什么皮啊？”她指着我的脚。我恍然大悟，拎起裤脚给她看，说：“在呢。”她笑了，又不放心地帮我把裤脚往下拽，意思要把它遮挡起来。我说没事，很快就好了。她又玩扭扭车，还没有启动，先叮嘱我：“姑奶奶，你站我后面，要不又碰到你了。”扭扭车靠近我一次，她都要叮嘱一次。

第二天，我又去跟她玩，她一见到我，就问：“皮呢？”这回我清楚了，拎起裤子告诉她好了。过了一夜她都没有忘记，我一把抱起她……

二

一只白色的蝴蝶不知从哪飞来，落在门玻

“磨剪刀铲菜刀”“豆腐脑卖了”“收废品了”…… 每当清晨，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，那悠扬的吆喝声就如同一股清流，划破了寂静的乡村，唤醒了沉睡的街巷，而到了傍晚，夕阳的余辉洒在城乡的每个角落，那吆喝声又如同老友的呼唤，温暖而亲切，让人心生归属感。

那物质匮乏年代的吆喝声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人情味，卖豆腐脑的、炸油条的、修鞋的、磨剪刀的……那时的我们经常会被那些吆喝声所吸引，尤其是听到“破布烂棉花换糖味”，便急匆匆地往家赶，到处找，有时费尽口舌向父母请求，软缠硬磨也要满足一下当时难忍的馋瘾。得到同意后，欢快地跑出家门，有时手拿着钱买，有时从鸡窝里拿着还没散热的鸡蛋换。那些普通的小吃，吃在嘴里甬提有多开心。

“磨剪刀铲菜刀”是那个年代村子里经

## 成长

□ 海豚

最近，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意识到，孩子们长大了。

是什么时候呢？

是打开家门，桌上已经放着热好的三菜一汤和洗好的水果，姐姐甜甜地说：“你们回来啦，洗手吃饭吧。”

是散步路上，询问为什么告诉老师不喜欢吃蛋糕，弟弟害羞地说：“不想让老师花钱，小朋友要尊重大人。”

还是什么时候呢？

是姐姐显摆着说：“妈妈，这裤子腰大，我自己缝过了。你看，还缝成了正方形。”

是弟弟傲娇着说：“妈妈，我是少先队员了哎。还以为不会被选中呢，我太高兴了。”

时间飞逝，距离2024年暑假不过月余，我们四口之家的小日子也平稳度过了将近一年。

回想一年多以前，随着弟弟即将迈入小学，我的焦虑愈趋严重。姐姐和弟弟的上学放学时间不一致，海潮大桥重建导致从东到西的距离更远了，爷爷奶奶骑车碰上雨雪天气怎么接送……于是一番衡量后，决定收回出租的老房子重新装修，开学以后一家四口住过去。就这样，2023年暑假伊始就如火如荼地忙了起来，装修、通风、置办，终于在11月初冬天来临之前住到了学校旁边。

脱离了爷爷奶奶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虽然独立伊始有些不适，但经过了大半年的磨合，一切都顺畅了起来，日子过得越来越规律。清早，先生根据孩子们前一晚的诉求做早餐，面条、馄饨、包子、面包、手抓饼，换着花色，尽量做到一周五天不重样。吃完早餐，孩子们回到各自的房间，利用上学前的空闲时间上一节阅读课。8点，我和先生出门上班，孩子们上学。中午奶奶过来帮忙做午饭。下午放学后，姐姐自行回家完成作业，弟弟去托管班写作业。待我下班到家，做饭做家务接弟弟，一起吃晚饭，然后边吃边听他们讲白天在学校发生的趣事。大半年的时间，孩子们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弟弟再也没有自称“宝宝”了，会自己洗漱穿衣、洗头洗澡、独立睡觉，甚至会帮忙做叠衣服、取快递等力所能及的事。姐姐变得更加能干了，每天独立上学放学，自行安排学习，顺便还能督促弟弟、辅导弟弟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姐弟之间的争吵也越来越少了。

仔细想来，不仅是孩子们长大了，似乎我和先生也成长了。因为每天需要掐着放学时间到家，我提高了上班期间的工作效率，没有特殊情况尽量不加班；为了不打扰孩子们读书上课，我也放下手机、捧起了书本，读《毛泽东诗词鉴赏》《我与地坛》等书，学习之余陪着孩子们打打篮球和羽毛球，身体也得到了锻炼。先生为了分担我的工作量，全权负责每日的早餐，一有时间也会主动承担检查弟弟作业的任务。因为总是听着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分享，先生不再诸事紧锁心房自己扛，工作烦闷的时候也会跟我唠唠……所以，我们在陪伴孩子们长大的同时，孩子们也敦促着我们的成长吧。

## 栀子花开

陶媛

六月，又到了栀子花开的季节。

记得小时候，这个时候的乡下，随处可见一团团、一簇簇、一丛丛的绿色中洁白清纯的脸，和着微风有些矜持又明媚地笑着，那淡雅、清新的花香召唤着夏天的脚步。

栀子花开时正值农家插秧的大忙时节，记得那会妈妈下田插秧时，与她那些一起劳作的姐妹们胸前都戴着栀子花，高高的裤脚挽起，光着脚丫走进泥泞的田地。她们低头嗅着栀子花的幽香，脸上满是泥巴，却掩盖不了清新秀丽的素颜，犹如这美丽的栀子花。

晚上劳作归来，妈妈在自家田埂上摘下黄瓜、青椒、茄子等，爸爸在院子里放好小方桌，不一会工夫，自家的菜蔬便端上桌面，一家人享受着浓浓的亲情时光。晚饭后，妈妈总喜欢去自家鱼塘边，摘回几朵栀子花，用针线绑在蒲扇的把柄上。妈妈搂着我，一边扇着蒲扇，一边唱着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爸爸则拿起笛子，和着妈妈的歌声，吹起悠扬的旋律。田间蛙声如潮，天上繁星点点，我嗅着带有妈妈味道的栀子花香，渐入梦乡。

儿时的我们也特别喜欢这白色的花朵，喜欢从花枝上摘下来，向伙伴们夸耀自己的花儿有多么好。有时候为了防止花儿被偷，便提前把还未绽放的花苞摘下来，放在水盆中培养。无论怎样折腾，只要有一口清水，花儿就可以重现它的美丽。

栀子花又开，花香溢满径，还如从前那般灿烂，还如从前那般多情，只是早已没了昔日的热闹。今日的栀子花，静静地开和落，别样的宁静和安详，默默地诉说着岁月的安然。